

第四十七回

弄玉吹箫双跨凤 赵盾背秦立灵公

话说秦穆公并国二十，遂伯西戎。周襄王命尹武公赐金鼓以贺之。秦伯自称年老，不便入朝，使公孙枝如周谢恩。是年，繇余病卒，穆公心加痛惜，遂以孟明为右庶长。公孙枝自周还，知穆公意向孟明，亦告老致政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秦穆公有幼女，生时适有人献璞，琢之，得碧色美玉。女周岁，宫中陈碎盘，女独取此玉，弄之不舍，因名弄玉。稍长，姿容绝世，且又聪明无比，善于吹笙，不由乐师，自成音调。穆公命巧匠，剖此美玉为笙，女吹之，声如凤鸣。穆公钟爱其女，筑重楼以居之，名曰凤楼。楼前有高台，亦名凤台。弄玉年十五，穆公欲为之求佳婿。弄玉自誓曰：“必是善笙人，能与我唱和者，方是我夫，他非所愿也。”穆公使人遍访，不得其人。

忽一日，弄玉于楼上卷帘闲看，见天净云空，月明如镜，呼侍儿焚香一炷，取碧玉笙，临窗吹之，声音清越，响入天际，微风拂拂，忽若有和之者。其声若远若近，弄玉心异之，乃停吹而听，其声亦止，余音犹袅袅不断。弄玉临风惘然，如有所失，徙倚夜半，月昃香消，乃将玉笙置于床头，勉强就寝。梦见西南方，天门洞开，五色霞光，照耀如昼，一美丈夫羽冠鹤氅，骑彩凤自天而下，立于凤台之上，谓弄玉曰：“我乃太华山之主也。上帝命我与尔结为婚姻，当以中秋日相见，宿缘应尔。”乃于腰间解赤玉箫，倚栏吹之。其彩凤亦舒翼鸣舞，凤声与箫声，唱和如一，宫商协调，啁啾盈耳。弄玉神思俱迷，不觉问曰：“此何曲也？”美丈夫对曰：“此《华山吟》第一弄也。”弄玉又问曰：“曲可学乎？”美丈夫对曰：“既成姻契，何难相授？”言毕，直前执弄玉之手。弄玉猛然惊觉，梦中景象，宛然在目。

及旦，自言于穆公，乃使孟明以梦中形象，于太华山访之。有野夫指之

曰：“山上明星岩，有一异人，自七月十五日至此，结庐独居，每日下山沽酒自酌。至晚，必吹箫一曲，箫声四彻，闻者忘卧，不知何处人也。”孟明登太华山，至明星岩下，果见一人羽冠鹤氅，玉貌丹唇，飘飘然有超尘出俗之姿。孟明知是异人，上前揖之，问其姓名。对曰：“某萧姓，史名。足下何人？来此何事？”孟明曰：“某乃本国右庶长，百里视是也。吾主为爱女择婿，女善吹笙，必求其匹。闻足下精于音乐，吾主渴欲一见，命某奉迎。”萧史曰：“某粗解宫商，别无他长，不敢辱命。”孟明曰：“同见吾主，自有分晓。”乃与共载而回。

孟明先见穆公，奏知其事，然后引萧史入谒。穆公坐于凤台之上，萧史拜见曰：“臣山野匹夫，不知礼法，伏祈矜宥！”穆公视萧史形容潇洒，有离尘绝俗之韵，心中先有三分欢喜，乃赐坐于旁，问曰：“闻子善箫，亦善笙乎？”萧史曰：“臣止能箫，不能笙也。”穆公曰：“本欲觅吹笙之侣，今箫与笙不同器，非吾女匹也。”顾孟明使引退。弄玉遣侍者传语穆公曰：“箫与笙一类也。客既善箫，何不一试其长？奈何令怀技而去乎？”穆公以为然，乃命萧史奏之。萧史取出赤玉箫一枝，玉色温润，赤光照耀人目，诚希世之珍也。才品一曲，清风习习而来，奏第二曲，彩云四合，奏至第三曲，见白鹤成对，翔舞于空中；孔雀数双，栖集于林际；百鸟和鸣，经时方散。穆公大悦。时弄玉于帘内，窥见其异，亦喜曰：“此真吾夫矣！”

穆公复问萧史曰：“子知笙、箫何为而作？始于何时？”萧史对曰：“笙者，生也，女娲氏所作，义取发生，律应太簇。箫者，肃也，伏羲氏所作，义取肃清，律应仲吕。”穆公曰：“试详言之。”萧史对曰：“臣执艺在箫，请但言箫。昔伏羲氏，编竹为箫，其形参差，以象凤翼；其声和美，以象凤鸣。大者谓之‘雅箫’，编二十三管，长尺有四寸；小者谓之‘颂箫’，编十六管，长尺有二寸，总谓之箫管。其无底者，谓之‘洞箫’。其后黄帝使伶伦伐竹于昆溪，制为笛，横七孔，吹之亦象凤鸣，其形甚简。后人厌箫管之繁，专用一管而竖吹之。又以长者名箫，短者名管。今之箫，非古之箫矣。”穆公曰：“卿吹箫，何以能致珍禽也？”史又对曰：“箫制虽减，其声不变，作者以象凤鸣，凤乃百鸟之王，故皆闻凤声而翔集也。昔舜作《箫韶》之乐，凤凰应声而来仪，凤且可致，况他鸟乎？”萧史应对如流，音声洪亮，穆公愈悦，谓史曰：“寡人有爱女弄玉，颇通音律，不欲归之盲婿，愿以室吾子。”萧史敛容再拜辞曰：“史本山僻野人，安敢当王侯之贵乎？”穆公曰：“小女有誓愿在前，欲择善笙者为偶，今吾子之箫，能通天地，格万物，更胜于笙多矣。况吾女

复有梦征，今日正是八月十五中秋之日，此天缘也，卿不能辞。”萧史乃拜谢。穆公命太史择日婚配，太史奏今夕中秋上吉，月圆于上，人圆于下。乃使左右具汤沐，引萧史洁体，赐新衣冠更换，送至凤楼，与弄玉成亲。夫妻和顺，自不必说。

次早，穆公拜萧史为中大夫。萧史虽列朝班，不与国政，日居凤楼之中，不食火食，时或饮酒数杯耳。弄玉学其导气之方，亦渐能绝粒，萧史教弄玉吹箫，为《来凤》之曲。约居半载，忽然一夜，夫妇于月下吹箫，遂有紫凤集于台之左，赤龙盘于台之右。萧史曰：“吾本上界仙人，上帝以人间史籍散乱，命吾整理，乃以周宣王十七年五月五日，降生于周之萧氏，为萧三郎。至宣王末年，史官失职，吾乃连缀本末，备典籍之遗漏。周人以吾有功于史，遂称吾为萧史，今历一百十余年矣。上帝命我为华山之主，与子有夙缘，故以箫声作合，然不应久住人间。今龙凤来迎，可以去矣。”弄玉欲辞其父，萧史不可，曰：“既为神仙，当脱然无虑，岂容于眷属生系恋耶？”于是萧史乘赤龙，弄玉乘紫凤，自凤台翔云而去。今人称佳婿为“乘龙”，正谓此也。是夜，有人于太华山闻凤鸣焉。次早，宫侍报知穆公。穆公惘然，徐叹曰：“神仙之事，果有之也！倘此时有龙凤迎寡人，寡人视弃山河，如弃敝屣耳！”命人于太华踪迹之，杳然无所见闻。遂立祠于明星岩，岁时以酒果祀之，至今称为箫女祠，祠中时闻凤鸣也。六朝鲍照有《萧史曲》云：

萧史爱少年，嬴女 童颜。
火粒愿排弃，霞雾好登攀。
龙飞逸天路，凤起出秦关。
身去长不返，萧声时往还。

又江总亦有诗云：

弄玉秦家女，萧史仙处童。
来时兔月满，去后凤楼空。
密笑开还敛，浮声咽更通。
相期红粉色，飞向紫烟中。

穆公自是厌言兵革，遂超然有世外之想。以国政专任孟明，日修清净无为之业。未几，公孙枝亦卒。孟明荐子车氏之三子奄息、仲行、鍼虎并有贤德，国中称为“三良”。穆公皆拜为大夫，恩礼甚厚。又三年，为周襄王三十一年春二月望日，穆公坐于凤台观月，想念其女弄玉，不知何往，更无会期，蓦然睡去。梦见萧史与弄玉控一凤来迎，同游广寒之宫，清冷彻骨。既醒，遂

得寒疾，不数日薨，人以为仙去矣。在位三十九年，年六十九岁。穆公初娶晋献公女，生太子 申，至是即位，是为康公。葬穆公于雍。用西戎之俗，以生人殉葬，凡用一百七十七人，子车氏之三子亦与其数。国人哀之，为赋《黄鸟》之诗。诗见《毛诗·国风》。后人论穆公用“三良”殉葬，以为死而弃贤，失贻谋之道，惟宋苏东坡学士有题秦穆公墓诗，出人意表。诗云：

囊泉在城东，墓在城中无百步。乃知昔未有此城，秦人以此识公墓。

昔公生不诛孟明，岂有死之日，而忍用其良？乃知三子殉公意，亦如齐之二子从田横。古人感一饭，尚能杀其身，今人不复见此等，乃以所见疑古人。古人不可望，今人益可伤！

话分两头。却说晋襄公六年，立其子夷皋为世子，使庶弟公子乐出仕于陈。是年，赵衰、栾枝、先且居、胥臣先后皆卒，连丧四卿，位署俱虚。明年，乃大搜车徒于夷，舍二军，仍复三军之旧。襄公欲使士谷、梁益耳将中军，使箕郑父、先都将上军。先且居之子先克进曰：“狐、赵有大功于晋，其子不可废也。且士谷位司空，与梁益耳俱未有战功，骤为大将，恐人心不服。”襄公从之，乃以狐射姑为中军元帅，赵盾佐之；以箕郑父为上军元帅，荀林父佐之；以先蔑为下军元帅，先都佐之。狐射姑登坛号令，指挥如意，傍若无人。其部下军司马舆骈谏曰：“骈闻之：‘师克在和。’今三军之帅，非夙将，即世臣也。元帅宜虚心谘访，常存谦退。夫刚而自矜，子玉所以败于晋也，不可不戒。”射姑大怒，喝曰：“吾发令之始，匹夫何敢乱言，以慢军士？”叱左右鞭之一百，众人俱有不服之意。

再说士谷、梁益耳闻先克阻其进用，心中大恨。先都不得上军元帅之职，亦深恨之。时太傅阳处父聘于卫，不与其事，及处父归国，闻狐射姑为元帅，乃密奏于襄公曰：“射姑刚而好上，不得民心，此非大将之才也。臣曾佐子余之军，与其子盾相善，极知盾贤而且能。夫尊贤使能，国之令典。君如择帅，无如盾者。”襄公用其言，乃使阳处父改搜于董。狐射姑未知易帅之事，欣然长中军之班，襄公呼其字曰：“贾季，向也寡人使盾佐吾子，今吾子佐盾。”射姑不敢言，唯唯而退。襄公乃拜赵盾为中军元帅，而使狐射姑佐之，其上军、下军如故。赵盾自此当国，大修政令，国人悦服。有人谓阳处父曰：“子孟言无隐，忠则忠矣，独不虞取怨于人乎？”处父曰：“苟利国家，何敢避私怨也？”次日，狐射姑独见襄公，问曰：“蒙主公念先人之微劳，不以臣为不肖，使司戎政，忽然更易，臣未知罪。意者以先臣偃之勋，不如衰乎？抑别有所谓耶？”襄公曰：“无他也。阳处父谓寡人，言吾子不得民心，难为大将，是以易之。”

射姑嘿然而退。

是年秋八月，晋襄公病，将死，召太傅阳处父、上卿赵盾及诸臣，在榻前嘱曰：“寡人承父业，破狄伐秦，未尝挫锐气于外国。今不幸命之不长，将与诸卿长别。太子夷皋年幼，卿等宜尽心辅佐，和好邻国，不失盟主之业可也。”群臣再拜受命，襄公遂薨。次日，群臣欲奉太子即位。赵盾曰：“国家多难，秦、狄为仇，不可以立幼主。今杜祁之子公子雍，见仕于秦，好善而长，可迎之以嗣大位。”群臣莫对。狐射姑曰：“不如立公子乐。其母，君之嬖也。乐仕于陈，而陈素睦于晋，非若秦之为怨，迎之，则朝发而夕至矣。”赵盾曰：“不然。陈小而远，秦大而近。迎君于陈不加睦，而迎于秦，可以释怨而树援，必公子雍乃可。”众议方息。乃使先蔑为正使，士会副之，如秦报丧，因迎公子雍为君。将行，荀林父止之曰：“夫人、太子皆在，而欲迎君于他国，恐事之不成，将有他变，子何不托疾以辞之？”先蔑曰：“政在赵氏，何变之有？”林父谓人曰：“‘同官为僚。’吾与士伯为同僚，不敢不尽吾心。彼不听吾言，恐有去日，无来日矣。”不说先蔑往秦。

且说狐射姑见赵盾不从其言，怒曰：“狐、赵等也，今有赵其无狐耶？”亦阴使人召公子乐于陈，将为争立之计。早有人报知赵盾，盾使其客公孙杵臼，率家丁百人，伏于中路，候公子乐行过，要而杀之。狐射姑益怒曰：“使赵孟有权者，阳处父也。处父族微无援，今出宿郊外，主诸国会葬之事，刺之易耳。盾杀公子乐，我杀处父，不亦可乎？”乃与其弟狐鞫居谋。鞫居曰：“此事吾力能任之。”与家人诈为盗，夜半逾墙而入，处父尚秉烛观书，鞫居直前击之，中肩。处父惊而走，鞫居逐杀之，取其首以归。阳处父之从人，有认得鞫居者，走报赵盾。盾佯为不信，叱曰：“阳太傅为盗所害，安敢诬人？”令人收殓其尸，此九月中事。

至冬十月，葬襄公于曲沃。襄夫人穆嬴同太子夷皋送葬，谓赵盾曰：“先君何罪？其适嗣亦何罪？乃舍这一块肉，而外求君于他国耶？”赵盾曰：“此国家大事，非盾一人之私也。”葬毕，奉主入庙。赵宣子即庙中谓诸大夫曰：“先君惟能用刑赏，以伯诸侯。今君枢在殡，而狐鞫居擅杀太傅，为诸臣者，谁不自危？此不可不讨也！”乃执鞫居付司寇，数其罪而斩之。即于其家，搜出阳处父之首，以线缝于颈而葬之。狐射姑惧赵盾已知其谋，乃夜乘小车，出奔翟国，投翟主白暍去讫。

时翟国有长人曰侨如，身長一丈五尺，谓之长翟。力举千钧，铜头铁额，瓦砾不能伤害。白暍用之为将，使之侵鲁。文公使叔孙得臣帅师拒之。时值

冬月，冻雾漫天，大夫富父终甥，知将雨雪，进计曰：“长翟骁勇异常，但可智取，不可力敌。”乃于要道，深掘陷坑数处，将草蓐掩盖，上用浮土。是夜果降大雪，铺平地面，不辨虚实。富父终甥引一枝军，去劫侨如之寨。侨如出战，终甥诈败，侨如奋勇追杀。终甥留下暗号，认得路径，沿坑而走。侨如随后赶来，遂坠于深坑之中。得臣伏兵悉起，杀散翟兵。终甥以戈刺侨如之喉而杀之，取其尸载以大车，见者都骇，以为防风氏之骨，不是过也。得臣适生长子，遂名曰叔孙侨如，以志军功。自此鲁与齐、卫合兵伐翟，白旆走死，遂灭其国。

狐射姑转入赤翟潞国，依潞大夫酆舒。赵盾曰：“贾季，吾先人同时出亡者，左右先君，功劳不浅。吾诛鞫居，正以安贾季也。彼惧罪而亡，何忍使孤身栖止于翟境乎？”乃使臾骈送其妻子往潞。臾骈唤集家丁，将欲起行，众家丁禀曰：“昔搜夷之日，主人尽忠于狐帅，反被其辱，此仇不可不报。今元帅使主人押送其妻孥，此天赐我也。当尽杀之，以雪其恨！”臾骈连声曰：“不可，不可！元帅以送孥见委，宠我也。元帅送之，而我杀之，元帅不怒我乎？乘人之危，非仁也，取人之怒，非智也。”乃迎其妻子登车，将家财细细登籍，亲送出境，毫无遗失。射姑闻之，叹曰：“吾有贤人而不知，吾之出奔，宜也！”赵盾自此重臾骈之人品，有重用之意。

再说先蔑同士会如秦，迎公子雍为君。秦康公喜曰：“吾先君两定晋君，当寡人之身，复立公子雍，是晋君世世自秦出也。”乃使白乙丙率车四百乘，送公子雍于晋。

却说襄夫人穆嬴自送葬归朝之后，每日侵晨，必抱太子夷皋于怀，至朝堂大哭，谓诸大夫曰：“此先君适子也，奈何弃之！”既散朝，则命车适于赵氏，向赵盾顿首曰：“先君临终，以此子嘱卿，尽心辅佐。君虽弃世，言犹在耳。若立他人，将置此子于何地耶？不立吾儿，吾子母有死而已。”言毕，号哭不已。国人闻之，无不哀怜穆嬴，而归咎于赵盾，诸大夫亦以迎雍失策为言。赵盾患之，谋于郤缺曰：“士伯已往秦迎长君矣，何可再立太子？”缺曰：“今日舍幼子而立长君，异日幼子渐长，必然有变，可亟遣人往秦，止住士伯为上。”盾曰：“先定君，然后发使，方为有名。”即时会集群臣，奉夷皋即位，是为灵公，时年才七岁耳。

百官朝贺方毕，忽边谍报称：“秦遣大兵送公子雍已至河下。”诸大夫曰：“我失信于秦矣，何以谢之？”赵盾曰：“我若立公子雍，则秦吾宾客也，既不受其纳，是敌国矣。使人往谢，彼反有辞于我，不如以兵拒之。”乃使上军元

帅箕郑父辅灵公居守。盾自将中军。先克为副，以代狐射姑之职。荀林父独将上军，先都因先蔑往秦，亦独将下军。三军整顿，出迎秦师，屯于廛阴。秦师已济河而东，至令狐下寨。闻前有晋军，犹以为迎公子雍而来，全不戒备。先蔑先至晋军来见赵盾，盾告以立太子之故。先蔑睁目视曰：“谋迎公子，是谁主之？今又立太子而拒我乎？”拂袖而出，见荀林父曰：“吾悔不听子言，以至今日。”林父止之曰：“子，晋臣也，舍晋安归？”先蔑曰：“我受命往秦迎雍，则雍是我主，秦为吾主之辅，岂可自背前言，苟图故乡之富贵乎？”遂奔秦寨。

赵盾曰：“士伯不肯留晋，来日秦师必然进逼，不如乘夜往劫秦寨，出其不意，可以得志。”遂出令秣谷饲马，军士于寝蓐饱食，衔枚疾走，比至秦寨，恰好三更，一声呐喊，鼓角齐鸣，杀入营门。秦师在睡梦中惊觉，马不及披甲，人不及操戈，四下乱窜。晋兵直追至刳首之地，白乙丙死战得脱，公子雍死于乱军之中。先蔑叹曰：“赵孟背我，我不可背秦！”乃奔秦。士会亦叹曰：“吾与士伯同事，士伯既往秦，吾不可以独归也！”亦从秦师而归。秦康公俱拜为大夫。荀林父言于赵盾曰：“昔贾季奔狄，相国念同僚之义，归其妻孥，今士伯随季与某亦有僚谊，愿效相国昔日之事。”赵盾曰：“荀伯重义，正合吾意。”遂令卫士送两宅家眷及家财于秦。胡曾先生有诗云：

谁当越境送妻孥？只为同僚义气多。

近日人情相忌刻，一般僚谊却如何？

又髯翁有诗，讥赵宣子轻于迎雍，以宾为寇：

奕棋下子必踌躇，有嫡如何又外求？

宾寇须臾成反覆，赵宣谋国是何筹？

按此一战，各军将皆有俘获，惟先克部下骁将蒯得，贪进不顾，为秦所败，反丧失其车五乘。先克欲按军法斩之，诸将皆代为哀请。先克言于赵盾，乃夺其田禄，蒯得恨恨不已。

再说箕郑父与士谷、梁益耳素相厚善，自赵盾升为中军元帅，士谷、梁益耳俱失了兵柄，连箕郑父也有不平之意。时郑父居守，士谷、梁益耳俱聚做一处，说起：“赵盾废置自由，目中无人。今闻秦以重兵送公子雍，若两军相持，急未能解，我这里从中为乱，反了赵盾，废夷皋迎公子雍，大权皆归于吾党之手。”商议已定。不知成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